



相逢不是恨早 便是恨晚



如果，我更早遇见你，而
你只是个凡人，我们或许
会很幸福。

刘入源◎著



SEU 2595611

太早遇到你，我还不珍惜；
太晚遇到你，我已身不由己。
但，相逢终好过不逢，至少
我们有过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相逢不是恨早 便是恨晚



刘入源◎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逢不是恨早, 便是恨晚 / 刘入源著—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08-1228-6

I. ①相…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8494号

相逢不是恨早, 便是恨晚

作 者 刘入源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228-6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01 巴黎的开始	1
02 悉尼的爱情	9
03 哥本哈根的革命	33
04 伦敦的泰晤士河	47
05 香港——浮沫	69
06 柏林——焚火	75
07 再回伦敦	85
08 童话般的罗凡涅米	100
09 伦敦，伦敦，伦敦	103

10 巴黎的尘埃	110
11 哥本哈根的崩溃	132
12 澳大利亚的相识	148
13 普罗旺斯的旷野	160
14 蔚蓝海岸摄人心魄	199
15 冷绿的苏格兰	216
16 苏黎世的湖畔	230
17 伦敦的审判	240
18 最后的摊牌	254

巴黎的开始

凯伊·托兰斯毋庸置疑是时尚界以为不可多得的设计师。无论是她对时尚潮流敏锐的把握，还是独具一格的设计，都为她自己打出了名声。凯伊·托兰斯作为刚刚毕业的学生，已经得到全球格调，这所业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的重点投资。凯伊本人不仅在设计方面有才华，在此之前更是华尔街著名的资金管理人，哈佛商学院少数可以提前毕业的学生。而她，还有着十分惊人的家世。诸多因素，使凯伊的加入轰动了整个时尚界。

凯伊本人并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设计着属于自己的风格的服装。虽然自己的服装系列需要等到9月才能够搬上T台，而现在自己同众多的新人一样，每天拿着设计图被彼得·瑞安先生骂得不留情面，但是已经有众多的人，无论是看笑话的，还是凑热闹的，将她捧得天花乱坠。

彼得·瑞安。有些时尚常识的人都知道，他是时尚界的点金指。全球格调之所以能够在时尚界与天桥时尚并驾齐驱，就是因为彼得·瑞安有一双犀利的眼睛，甚至可以预测一个设计师今后二十年左右的受欢迎程度，和他的天

赋。彼得·瑞安是著名的铁血。无论是雄厚的家世，震耳的名声，还是金灿灿的奖杯，彼得从来不屑一顾。他所认可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好的设计师，就应该设计出来好的作品，仅此而已。

凯伊并不是欧洲人。她的名字是因为自己母亲离婚重嫁了一个丹麦公爵得来的。凯伊原本父母都是中国人，继父很少把凯伊放在眼里，因为托兰斯公爵有着同样优秀的女儿。凯伊自己赌气要在时尚界做出名堂，也不是公爵之意。

算是半个离家出走，自然，家里是不会有经济上的支持的。凯伊现在拿着有限的积蓄，紧巴巴地过着并不风光但看似风光的设计师生活。

市郊小镇蒙特勒伊是凯伊工作室所在，要说这缘由，只怕是图个物美价廉。工作室也就120平方米的样子，满地散落着布料。除了展室，只有30平的栖息所。每天晚上，凯伊都要工作到1点多，早上6点就要起来继续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才睡下，天便明了。”初来乍到，自小娇生惯养的凯伊，虽说在华尔街就业两年，依旧不能适应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早上6点，巴黎郊区睡意朦胧。只见凯伊已不易地从床上爬起。她得赶在人前头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上衣服，抓起包，胡乱地把昨晚整理好的资料还有电脑呼啦装进包里，匆匆忙忙地赶地铁去。

凯伊在托兰斯家有一个姐姐，叫作安奈莉，是上一位夫人所生。出落得那可是沉鱼落雁，羞花闭月，故得了一

个“丹麦第一美女作家”之美誉。这个美女作家可不是天天闲着，卧在家里，趴在写字台上老老实实写稿件的人。五湖四海的奔波，似乎比有些不得不如此的富商巨贾还要忙碌。这次安奈莉好不容易来到巴黎，按理说凯伊是应该接待的，但是碍于公司的工作尚未完成，凯伊只好推掉。

凯伊这人，运好，人也厚道，招不来嫌。自是何时都有人扶着，不见得倒下。纽约的高楼大厦压不着她，巴黎的历史也淹不住她，安安稳稳地便能平步青云。

来了一个月了，初次的展览仅有5套服装。怕连单个的橱窗都装不满的。可这5套衣服，生生夺了她两三天。本来已经累得不行了，彼得竟然全盘否决。凯伊只能再拿着画纸去修改。

本来说今天要改完的，可是当日下午又来了一群要面试的模特。新来的设计师合着挑，人家不怎么把生人放在眼里。凯伊赶着约，新的设计才被总监否了，要来模特也试不成。伸着脖子盼着哪家名模能走你的压轴秀，哪个主会给无名小卒出钱呢不是？

今晚还有克里斯多夫的约，已经快赶不上了。

5点55分，凯伊冲进服装间，服装间空无一人，紧着随意一套小礼服上身，夹着设计图的包丢进陈列室，捉来只手袋，踩上一双莫诺布朗克，夺门而出。

幸亏上班来的时候穿了大衣，不然穿着礼服的人来坐地铁，寒碜人。6点15到了酒店门口，不想克里斯多夫已经静候在那了。凯伊站在远远的地方，想着自己约了人还让人先到，怎么个说法？走到那边的桌子，先道个歉再说：

“您已经到了呀！实在是不好意思！”

克里斯多夫·德·卡费埃是凯伊恩重如山的伯乐。若没有他这位伯乐，是不会有今天这位千里马的。

克里斯多夫说：“哈哈，今天想早退一次，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结果出来了发现没有时间去任何地方，想着试试等人的滋味好了。”

“您看到给您的录像了吧？”

“我看了一下你最近的作品，第一个感觉就是太过巴洛克了。虽然你花了很多心血做这一系列，但是除了‘巴黎/月’这件和你的巴洛克风格契合得特别好之外，其他的总感觉是在模仿‘巴黎/月’，生硬地加入不同的元素。春夏的时装突出的是欢快，生机还有和谐这些元素，‘新月’整体给人感觉太过冰冷和生硬。说实在的，和你在学生时期的设计相比，这些作品给我感觉，你好像对时尚不那么敏锐了。细节虽然设计得华丽细腻让人倾心，但是，坦白说，拼拼凑凑，整体感不强。别说巴黎时装周了，新品上市都成问题。”

这要是以前必然是当头一棒，但是凯伊最近已经被彼得骂得神经麻木。

克里斯多夫再次开口说：“你是不是总是晚上工作？”

凯伊点了点头，问：“何以见得？”

他哈哈地笑了笑说：“胖了。”

“真的？”凯伊嘴里嘟囔着，“以为辛苦工作会变瘦。”

他又笑了，说：“设计师虽然很辛苦，夜班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绝对不可以在荷尔蒙分泌的时间段工作，不仅

头脑不清晰，还会变胖，最重要的是，作品就像人一样疲惫又了无生机。”

凯伊嘟着嘴“哦”了一声，说：“一个月要50件作品，彼得太严格了。”

“笨孩子。听说过彼得有‘点金指’吗？只要新人可以忍受并且通过彼得第一年的训练，离加利安奴，阿玛尼那样的设计师就不远了。我还宁愿能有彼得作入门导师呢！”克里斯多夫人总是这样，打一巴掌揉三揉。“年末的巴黎成人舞会是准备自己设计礼服呢，还是买呢？”

“邀请函不见得会到呢。”凯伊撑着桌子，说，“我又不是上流社会的红人。只不过大家觉得新鲜，看着这张亚洲脸。”

“我可是听说你又在名单上，第四次了，从你18岁开始参加巴黎成人舞会开始。每次你的出场都是上流社会的重要议点。”

“嗯，家境乱了些，闲言碎语，难免的。”

“话说回来，你真的跟家里没要过一分钱吗？从大学毕业之后？”

“自己吵着出来，怎么好意思腆着脸要钱的？”

晚饭过后，凯伊婉拒了克里斯多夫送她回“家”，过于简单的工作室，除了必要的工具，只有那个“窝”。谁能想象凯伊·托兰斯，丹麦公爵家的次女，前任纽约证券交易员的资金管理人竟然落到如此田地。一个月的工资不足买身行头，若是父亲知道了，必然会冷冷丢来一张银行卡说：“你母亲怎么会生了你这样个废物？”

冲澡之后，凯伊顺势倒在床上，想着哥本哈根那个冰

冷而又巨大的城堡，那个精致得堪称艺术品却从未体会到任何亲情的“家”。

15岁的时候，凯伊的母亲和原来的父亲离婚，嫁给托兰斯家的现任当家——弗雷德里克·托兰斯。从来都不喜欢孩子的母亲竟然为了争夺凯伊的抚养权和前夫大打官司。得到孩子之后，在人前当宝贝似的捧着，人后就像垃圾一样丢边上去。说白了，凯伊的存在对母亲来说就是布娃娃，怎样蹂躏都不会反抗。对父亲来说，凯伊只不过是妻子带来的一个包袱。“哥哥”安都伯特据说是托兰斯家唯一的继承人，集千万宠爱于一身，性格冷漠，从来都没有和凯伊说过一句话。那个家里唯一关照她些的就是姐姐安奈莉。

凯伊在17岁的时候，逃离托兰斯家的“庇佑”，进入哈佛学习，仅4年就完成了本科和MBA的学习，毕业后立即被纽约证券交易所聘用，两个月之后便还清了所有的留学贷款。当初劝着凯伊同他私奔的男友，现在已经杳无音讯。自从男友离开后，凯伊的私生活混乱如麻，这也是有名的。

孩子翅膀硬了，父母管不得，何况还不是亲的。可是，这种情况似乎完全不适合托兰斯公爵。当初凯伊的男友会离开，也是因为公爵认为两人门不当户不对。

隔天早上依旧6点起来，慌慌张张地到了公司，惊异地发现沃特·安托耐勒斯正四处询问他设计的礼服的下落。凯伊装作若无其事走进自己小小的办公室，偷偷瞄了一眼衣服的标签，的确是沃特·安托耐勒斯的标签。凯伊在工作间找到了一件套礼服的罩子，把衣服套好，附上长

长的道歉信，最后注上自己的名字，趁沃特不在的时候把衣服还了回去。如果这样还不够，凯伊想着，大不了是声责备，从小到大早听惯了。像沃特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孩，比她在家那个深不可测的哥哥好对付多了。

彼得的第一助手这时候来电话说，“您的‘巴黎新月’系列所有的设计图纸都被瑞安先生丢进粉碎机了。”

凯伊轻轻地应了一声，似乎每日都有相同的事情发生。彼得办公室的粉碎机一定寿命短。

“瑞安先生说，如果10天之内交不上来像样地作品，你就可以走人了。”克丽丝用着她那特有的，犹如机器人一般毫无感情的声音一字不差地复述着与她毫无牵连的事。所谓事不关己嘛，一个助手的传话到这种程度也算是尽其所其职了吧。凯伊在去工作室拿公文包的时候，碰巧遇见沃特正在工作室画设计图，看见凯伊进来，他不经意地把图纸掩盖在一堆空白的纸下。她瞥到了沃特的小动作，保护自己的作品，这点常识还是有的，还算是专业的设计师。而凯伊自己当时却被沃特的一句话吓到了：“小孩子不可以在这里玩哦！”

凯伊多少也是有脸面的人物，不较真地说：“我是凯伊·托兰斯，和你分到同一个工作室的。”

沃特含蓄地上下打量一番，说：“哦，您就是凯伊·托兰斯，好像从来没来过这工作。不对，昨天来过一次，把我的设计品当作样品穿上了。”

一下被别人捅到软肋，凯伊想着，素未谋面，真是得理不饶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您也当谢我才是，我给您做了次免费的模特。”

“哈哈，刚刚说的是玩笑，您把我的衣服当作真正的作品穿去约会也是我的荣幸。”沃特深灰色的眼睛满是笑意，银色的头发也轻快地摇摆着，“以后都在一个公司工作的，还要拜托您照顾了，托兰斯小姐。”

“叫凯伊就可以，而且托兰斯的‘r’是德语里的大舌颤音的感觉，不是法语里小舌颤音的感觉。”

“不好意思，我是比利时人，有一点点口音，不过托兰斯这个姓应该并非德语吧？”

“贵族间的通婚也算家常，改姓的也多。从今日起，我们可要合用一间设计室了，您可有所不便？”

“哦，因为我听斯特拉说这件工作室是两人共用的，所以我留了一个衣橱，对面的桌子也是给您留的。”

“我也大不了你几岁，随意些好。”

“嗯，面对长得比我还年轻的人用‘您’，怎样都好别扭啊。”他稍稍有些长的银色头发甜美成熟的舞动着。

“还有，你最好以后不要把公文包这么重要的东西随便丢在工作室，特别不安全。”

羞得凯伊脸上飘过一道绯红，惹得沃特心中小鹿一跃。

当她坐下来开始重新构思设计图的时候，沃特已经开始进行实物修改了。同是新人，他的设计图竟未被全盘否决，可谓天才。

十天赶工，哪里有闲情逸致思前想后？能顺利完工已是了不得了！

悉尼的爱情

巴黎时装周前20天，凯伊的第一个系列已经开始准备全面进入市场。恰好名模为了时装周的出场都已经来到了巴黎，于是凯伊也就不愁找模特这种烦人的事了。但是，比凯伊晚一天完成的沃特不可以在同一时间推出他的系列，只好等到巴黎时装周结束了。

彼得昨天传话说凯伊要参加12月份悉尼时装大赛。凯伊参与的同时沃特·安托耐勒斯，安娜·贝尔西多也参加，所以“巴黎/月”不可以在同一时间推向市场，而是和凯伊的“梦幻曲”（高级定制）一起参加比赛。“巴黎新月”主要是时装中的成衣系列。而沃特的成衣系列叫作“去森林”，着重自然和流畅。晚装系列是特别适合年轻女孩子的甜美柔和的晚礼服。安娜·贝尔西多的日装系列是“普罗旺斯”，整个系列突出紫色，特别的标志是妖冶的薰衣草花卉，晚装系列是“沙漠之泉”，非常大胆的金色，以及夸张的绿色的晕染，搭配得令人眼花缭乱。

借巴黎时装周之前这个时间发表新设计师的第一个系列估计只有全球格调干得出来。有了彼得的严酷把关，

还有梅尔先生天花乱坠的宣传，时装秀非常成功，销量也是持续增长。凯伊的工资从一个月4500欧元激涨到一个月17万。但是只有一个设计系列是怎样都没有办法得到助理的。如果可以在悉尼时装大赛上获奖，就可以开始高级定制，进而会有新的工作室和助理。想要更进一步，赢得比赛是最快的途径。

巴黎时装周落幕的同时，凯伊一行人到了悉尼。悉尼分公司明显比巴黎总部大很多。同行的助理解释，总部只挑选最优秀的精英们，从数量到年龄都有严格的限制。如果凯伊再大那么一岁就不可以进入总部了。

我们作为客人竟然可以在这里有独立的工作室，安娜·贝尔西多用鼻子“哼”了一声，嘴角挤出“总算像是全球格调的样子”这么几个字，沃特笑了笑说：“到了悉尼高兴一点嘛，贝尔西多小姐。”安娜·贝尔西多今年22岁，纽约大学时装设计学院毕业，一直持着纽约人的样子，虚荣、傲慢、盛气凌人，但是时尚界从来不会排斥“人品”差的设计师，一切都靠能力说话。

来悉尼之前，凯伊就已经和这里的同窗还有朋友打好招呼了，晚上8点的时候，艾拉娜·里弗斯准时到了他们合宿的房子，凯伊抛下两位不会做饭、没有车子不能生存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子，毫无愧疚之感大步流星地走出房子。

艾拉娜跟时尚挂不上钩，画家一位，没有固定收入，全凭运气。2007年的时候仅凭一幅画拍到了1570万澳币，也算能养活自己一辈子了。人生目标不明，私生活混乱，

性倾向不定，对身体有害的东西一律不碰，唯一的兴趣是食物，除此之外别无他爱，跟两年前的凯伊有的一拼。艾拉娜之所以成为凯伊私交，要追溯到17年前，当凯伊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的夏令营活动是在悉尼，而艾拉娜的母亲是凯伊的寄宿家庭的女主人。于是她们就这么认识了。据她孪生姐姐的“控诉”，艾拉娜的性倾向不定完全是凯伊的原因（据凯伊的母亲口述，凯伊小时候心理世界异常的混乱），而且凯伊还导致艾拉娜对生活毫无追求，虽然都是玩笑话，但是现在的艾拉娜的确就是两年前凯伊的翻版。艾拉娜的现任男友是位律师，充其量是见习的。很少有可以给他的案子，唯一的优点就是人很踏实。

艾拉娜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带着凯伊吃饭。或许是因为大了凯伊许多的缘故，自从凯伊小学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她当孩子照料，如今，俨然监护人一样。

艾拉娜吃完饭后把凯伊带到海德公园，问：“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凯伊摇了摇手中的热巧克力，说：“我现在要钱没钱，人也老了，谁敢要啊？”现在是悉尼的夏天，晚上依旧很冷，九点的时候天还透着点亮，模模糊糊的，艾拉娜无法判定凯伊的表情。

“什么呀，你不也才25岁吗？”艾拉娜捡起一根树枝，百无聊赖地掰着。她看着自己无名指上的紫水晶戒指，晶体异样混沌。

“25岁，女孩就是女人了，理应踏踏实实地找个人嫁了的。”热巧克力失去了温热的感觉只是普通的巧克力牛奶

而已，失去了可可的香味，凯伊找了个垃圾桶，丢掉了。

“那，像我一样真的爱一场怎么样？”艾拉娜侧趴在长椅上，仔细地盯着凯伊的眼睛。凯伊第一次发现，艾拉娜那双狼眼一样的绿色眼珠已经被榛子色的隐形眼镜盖住，什么色彩也辨别不来了。“像狼一样野的眼睛”，凯伊不断地这么想着，不断地回忆着那翠绿的火苗所点燃的童年，脑袋隐隐地疼了起来。

“我已经爱不起，也玩不起了。本钱都输掉的时候，赌的资格也就丢了。”凯伊放松全身肌肉靠在长椅上，闭上眼睛，再也不想睁开。凯伊心中只记得那段轰轰烈烈的恋爱，自己终于在至爱之人的鼓励下，冲破牢笼。

“凯伊……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生活，找个男朋友怎样？”艾拉娜看到了一个伤痕累累的刺猬，被拔掉的刺已经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汩汩流血的伤口，还有褪了痂都好不了的伤疤。

“我现在，没有私人生活。如果，有人来追求的话，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艾拉娜惊诧地感觉到一阵巨大的寒风刺进骨髓，锐利地斩断了她对昔日故友的所有崇拜。无所畏惧地闯进纽约商界的奇才，爱情游戏中华丽转身的情场圣人，而她精神，外表并无迥异，内里却支离破碎。凯伊在她面前，伪装的壳哗啦啦地掉了满世界。

艾拉娜轻轻地抱住了凯伊，顺着她的头发，说：“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是遵循自己的意愿就好。别活得太累。”

凯伊的眼眶中充斥着温热的泪水，她在巴黎好似如鱼